

將鑑論斷序



三代而下為將者計功不計德任將者擇才
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
帥殆十未一二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
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凡一百篇目曰
將鑑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皎然明白如指諸
掌所冀後人觀往以知來選而入之推而廣
之損其有餘抑其太過而勉其不及孝於親
而忠於君勇於義而志於禮崇廉耻謙遜之

風杜垂爭陵犯之覺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
以養心可以脩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
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
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
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矣
至若歷代華戎之盛衰用兵波已之勝負商
確評訂亦具載焉噫區區論述之意欲以少
補於世必有能辯之者矣紹興辛酉中秋日
戴少望序

將鑑論斷目錄

卷之一

戰國

齊 魏 吳 燕 趙

孫武 吳起 范蠡 田穰苴 田單 樂毅 趙奢

孫臏

廉頗

秦 卷之二

西漢

李牧
白起

王翦

卷之三

東漢

張良
周亞夫
李廣
馮奉世

韓信
衛青
李陵
陳湯

樊噲
霍去病
趙充國

卷之四

東漢

鄧禹
馮異
岑彭

鄧訓
賈復
耿弇

寇恂
吳漢
耿恭

卷之五

三國

王霸
馬援
虞詡

戚官
班超
皇甫規

蔡邕
竇憲
皇甫嵩

魏 蜀 吳

卷之六

西晉

張遼

諸葛亮

周瑜

陸遜

司馬懿

關羽

魯肅

陸抗

鄧艾 魏延 呂蒙

東晉

卷之七

南北朝

秦

宋

梁

魏

齊

周

卷之八

羊祜

馬隆

祖逖

謝玄

王猛

檀道濟

韋叡

崔浩

斛律光

韋孝寬

杜預

周處

周訪

王鎮惡

于謹

王濬

陶侃

隋

長孫晟

賀若弼

楊素

史萬歲

韓擒虎

卷之九

唐

李靖

尉遲恭

裴行儉

王忠嗣

李勣

蘇定方

唐休璟

李光弼

李孝恭

薛仁貴

張仁愿

卷之十

唐

郭子儀

李愬

李抱真

馬燧

李晟

渾瑊

五代

梁

唐

王彦章

郭崇韜

將鑑目錄終

有宋紹興中戴少望先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之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其大旨貴仁義賤譎詐有功於世教大矣非特文之精博可傳也柰舊刻豕亥模糊觀者病焉廣安州守端溪許侯近日受正本于僉憲姑蘇范公愛踰拱壁遂因其素有之材付諸梓人不月而訖工將與四方君子共之也鉞敬書此於目錄之後以識其所自云

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六月我生明四川廣安州儒學學正武昌王鉞書

將鑑論斷卷一

戰國

吳

孫武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

孫武之書十三篇衆家之說備矣竒正虛實強弱衆寡飢飽勞逸彼已主客之情狀與夫山澤水陸之陣戰守攻圍之法無不盡也微妙深密千變萬化而不可窮用兵從之者勝違之者敗雖有智巧必取則焉可謂善之善者矣然武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為



長久之計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為三代
王者之佐也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知之古者文武
一道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皆以大聖大賢
而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為心以安社稷為
心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仁伐不
仁以義伐不義而權謀亦寓夫仁義之間如六韜司
馬法之所陳本末先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臣主
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裔卓乎其不可及也若夫武
之為將知有權謀而已不知古有所謂仁義之兵是
以久用於吳訖無成功假楚之權禍連怨積秦越乘

弊於外夫差造變於內師入而人無來蘇之均戰勝
而國有自焚之災闔閭矜其盛強既以兵死夫差負
其貪虐復以兵亡得不補失利不償害雖曰善於用
兵而所以用之者蓋不由其道也其後戰國君臣效
之率皆棄仁義而相傾以勢相搏以力遂使干戈日
爭天下大亂至秦白起王翦蒙恬數人又以殘忍暴
酷決意於殺戮逆天理拂人情而已樂為之故積屍
流血塗炭四海而亦自以戕其軀鯨吞虎噬夷滅諸
侯而亦自以覆其祀得失利害果何如邪漢魏以來
諸將未易槩舉然輔以仁義者必能善終如始蕭張

寇鄧羊杜李郭之徒是也專任詐力者注注及於禍
敗韓信英布鄧艾鍾會侯君集薛萬徹之徒是也史
冊具在可考而知噫後世之人首達孫子權謀之用
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中人以上可以語此中人
以下又何責焉

魏

吳起才術

智勇愚怯出於才君子小人出於行才者天之所授
不可勉強而進行者人之所為可以積習而成才高
而行不副焉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通

萬物勇冠三軍坐於邊陲而守必固布於行陳而戰
必勝是足以為將矣何行之擇然則孰若才行兼全
為賢乎起著書六篇垂法萬世為魏守西河秦兵不
敢東向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
拓地千里可謂戰國才士矣後讀其傳考其行事何
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甚邪唯其如是故所至怨謗
隨之事魯事魏皆不克終事楚而卒見殺嗚呼有才
無行之人其亦難行於世而保身哉後之為將者能
師起之用兵而戒起之行事斯可以為賢矣

范蠡才智而濟之以志誠

自古英雄豪傑之由建立功名於天下後世者不唯
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心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悠
久不倦之誠能為衆人之所不能為故其終也卓然
有所建立而不可接及觀蠡之霸越固不難哉越王
以甲楯五千保栖於會稽其國為至危稱臣妾委管
鑰於吳其君為至辱國至危也君至辱也自衆人言
之越耻豈易雪吳讎豈易復邪蠡獨能佐其君治其
國撫其士民脩其甲兵深謀密計以驕敵人賂太宰
嚭間伍子胥經營二十年觀釁待時而後動不僥倖

於一勝而必舉於萬全卒滅夫差隕其社稷使主稱
霸尊廟室而令諸侯非其志之堅確而不移誠之悠
久而不倦能如是乎噫世固有才智足以建功立名
者矣然或貪近效而忽遠畧勤於始而惰於終圖事
揆策少不如意往往喪失所守半途而廢者有之孔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
不成蠡殆庶幾者歟至其功名成迹見幾而作脫履
富貴肥遯而終則賢於人益又多矣春秋戰國諸將
莫得而及也

齊

田穰苴假權變守經常

莊賈監軍也後期而穰苴斬之於國中蘇建裨將也失軍而衛青不誅於境外二子行事相反如此何邪蓋時有治亂事有常變時方為亂則為將者得假權變之術以濟功時既治平則為將者當守經常之道以尊主不可一槩而論之也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天子之政移於諸侯諸侯之政移於大夫生殺予奪人情自為况夫區區之齊而有燕晉之難舉國搖動委命於將穰苴擢自庶孽人微權輕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於是請賈監軍因賈後期遂斬以徇又斬使者僕

車之右駙馬之左駮蓋其始之設謀度彼必犯而此必斬之欲借人之死以立己之威欲滅君之命以伸己之令用能克敵致身上將所謂假權變之術以濟功名也至漢之時王道休明武帝以雄才大畧駕馭英雄而用之為將者憑國勢以出征受廟筭以取勝君方且攬權綱於上臣安得作威福於下况青為大將軍信望既已隆盛宜遠嫌疑以避僭逼故蘇建有罪不敢專誅囚詣行在所從天子裁之所謂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也使穰苴行青之事於齊則優游而失律矣使青行穰苴之事於漢則跋扈而招禍矣雖

然青之事可繼也。穰苴之事不可繼也。是乘國危君弱而自為於一時者也。向若當治平之世，遇英武之主，其殆矣哉！後之談兵者，率多指此以為口實，故因明辨而詳言之。

孫臏不能謹於取友

嘗讀孫臏傳而有所感者二事焉。既知夫君子取友之必謹，又知夫然讞之不可加於人。昔者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為將，畏臏之賢於己，召至則刖而黥之。嗟夫！臏智能料敵

不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身，是豈其工於為人而拙於自為邪？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其友耳。故曰君子取友之必謹也。夫婢妾賤人感嘆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畫計無俚之至耳。

西漢田叔傳贊無聊類

臏遭極刑，隱忍不死，從梁之齊，陰售其術，威王信之，用為軍師，兀坐輜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滅竈，示怯斬木出奇，威龐涓於馬陵之隘，復讎當年，顯名後世，亦可謂烈丈夫矣。故曰志士之重其死也。江上亡命，能鞭楚王，箕中棄屍，能殺魏相，怨讞之報，疾若影響。王者猶難免於其身，况朋友乎？死者或至於更

生况黜刑乎龐涓畏臆之軋已或為害而不慮其畜
憤圖報之尤可畏也快臆之斷足無能用而不知其
自到滅身之尤可快也天道循環於此見之故曰怨
讟之報不可加於人也雖然使臆定其交而後求則
有明哲保身之美使涓樂與勝已者處則有進賢受
賞之慶二子為戒後世願不諒哉觀書者至此則必
有所感矣

田單以火覆眾以弱取強

自古用兵以少覆眾以弱取強者有矣功名之奇未
有如田單者也方燕人之入齊境而齊王之走也首也

通都大邑望塵瓦解單以區區即墨按其鋒而守之
猶捧塊土隄決河見者縮慄謂必無幸免也卒能乘
弊而奮誅夷騎劫追奔逐北再造齊國可不謂善之
善者也嘗求其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
而已夫反間可以誤敵者也神師可以感眾者也火
牛可以乘人之不意者也是皆悅倖於一時殆非制
勝之術也及觀魯仲連之說然後知其所以制勝之
本焉單嘗攻敵三月不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對曰
將軍之在即墨也坐則織簞立則仗鉞為士卒倡宗
社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必

之氣聞君之言莫不揮涕奮辭而效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拔邑之奉西有滄上之妖黃金積帶馳騁於滄滹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於是厲氣瀟城立於矢石之所播擗鼓之急狄人乃下嗚呼魚尾子不惟知言亦知兵者乎孫子曰投以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授命是拒手夫即墨文謂也故夫國大而兵衆者未必強國小而兵寡者未必弱強者未必常勝弱者未必常敗國大兵強而徃於勝則將軍情而士卒驕想於料敵而輕於使人譬如富貴之子志得而心足安處而

飽食耕問奴織問婢而已惟驕奢淫佚之是樂不屑屑介意於危辱榮枯之事卒有暴寇乘間攻之且將震悸隕越救之之不暇矣國小兵弱而戒於敗則上下心專而力齊慮深而難犯譬如死士竄走山谷而遣吏從其後迫之雖猛虎踞地毒蛇蟠右且將踴躍奮臂而前求免斯須之急以幸萬一之生矣以燕之所以敗而齊之所以勝也嗚呼世之為將者能使三軍之士如田單在即墨時庶幾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歟

燕

樂毅不知君臣之義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愚謂戰國無賢將所謂無賢將者非謂其不善軍旅之事謂其不知君臣之義也當戰國之時廉羞耻之道喪縱橫之說勝士無素守臣無全節投隙抵罅見利而動今日合堂同席而坐與之謀謨議論明日反眼若不相識而操戈相逐者有之強則為逆弱則出奔視其出國如更傳舍臣既不忠於君君亦不信於臣上下岌岌然罔知所托說一搖禍機箭激鳴乎其可謂大亂之世歟毅之於燕也舉於隣國之使授以上將之權樓諸侯以伐強齊指

揮呼吸之間臨淄震蕩而不守雲徹席卷攻其堅城所餘宮即黑耳而積年不投意者毅欲進兵自王誠如齊人之言乎不然何燕惠王召之翻然背燕而降趙而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君子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况夫難未嘗及罪未必有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聞召命委身而去君臣之義固如是乎觀惠王與毅書有曰為將軍父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討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則是初無害毅之心雖或當時不得已而有是言然臣之事君義也無道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為大戒毅之亡

奔失為君臣之義矣其所報書辭婉意切引類取譬
周已盡善然將何以為訓乎後世言者多稱管樂夫
以毅猶如此况餘人手故曰戰國之將不知君臣之
義也雖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亦未嘗不推恕以與
人余於毅竊有取焉其在趙也趙王欲與之圖燕毅
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如事大王也臣若復得罪在
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其後嗣乎此則猶愈
於身胥蓄恨以報楚衛鞅盡計以舉魏者矣雖已失
即庶幾補過此不得不與而進之也

趙

趙奢知子莫若父母

奢先據北山而解閑與之圍取譬于時以塞田單之
問可謂一時名將矣子括讀其書言兵事天下莫能
當而奢不謂之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
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為將母
又書訟其不可已而果敗如奢所料母以先言得免
隨坐嗚呼奢其賢乎括母亦可謂智也已嘗竊論之
人愛其子也大公之義奪於私息暴其所長掩其所
短至愚矣而強謂之智至魯矣而強謂之才此人之
常情也况於婦人女子所見不出於閨門尋丈之間

惟恐子之不富貴而君之不信用雖知其不勝任亦
且幸其或有成偷目前之榮忘日後之禍亦人之常
情也奢不以括談兵為能而逆料其必敗事毋不以
括拜將為喜而預憂其將覆宗可不謂之賢且智乎
古語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父不知子至於喪
家君不知臣至於亡國括之必敗事奢能逆料之括
之將覆宗毋能預憂之而趙方且使代廉頗以當白
起舉四十萬衆流血長平遂使邯鄲去亡一問然則
為孝成王者豈特奢之不若曾一婦人之不若哀哉
廉頗優游以折不平之氣

頗為趙將伐齊破燕有攻城野戰之攻蘭相如從會
秦王於滏池徒以口舌為勞一旦位頗之右頗不能
平必欲辱之後相如稱病免朝引車避路因舍人之
請告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之意頗遂負荆謝罪
願為刎頸之交趙國賴之以安天下賢之古今以為
口實此何自而致耶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世無君
子小人無賢不肖未有不知禮義者也言合於禮而
行當於義未有不心悅而誠服者也剛狠強暴者可
制之以柔褊急忿戾者可御之以寬誕慢詐欺者可
感之以誠邪妄便僻者可格之以正驕矜夸大者可

抑之以謙貪婪卑汚者可激之以廉利口便舌者可
止之以默干時犯衆者可鎮之以靜推此道也蠻貊
之邦行矣况與人為徒乎况比肩事主乎廉頗老将
不難曉也雖然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而孔子以謂
非爾所及固無喜爭而好勝者也方其氣盛怒盈之
時雖相耳未易告語及其氣定怒解之後談笑足以
移之故相如如馬伏匿恐懼優解遲回以折頗不平
之氣而戢其無故之怒然後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之
語可得避而入之也不然驟而及此彼將奮其爪牙
一決勝負雖大者傷小者死曾何恤之此則相如之

智足以知之也抑嘗觀市井之醉者袒楊裸程號跳
呼叫於四通之衢往往醜言及於兄弟惡声加於隣
里方是時也眼花耳熱看來成碧鳥知天地之為大
秋毫之為小邪閉門却之任其自爾少焉既醒從容
論之彼且怩怩怵怵無所措躬矣嗚呼人之處世也
喜爭好勝如市井之醉人則犯而不校庶幾顏子不
形喜愠比方衛玠何廉頗之足抑高云

李牧良將不貪小利不邀近功

貪小利者不足以成大功效近效者不足以圖遠略
甚矣世之為將者往往喜於浪戰輕用其力暴用其

威爭毫厘之剩求尺寸之效以示武於衆而告勞於
上者常紛紛也惟良將不然重國體愛民命戢兵鋒
蓄士氣時出而用之伐謀伐交折衝樽俎無智名無
勇功而智者勇者莫能加焉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其不獲已而至於戰則以我之逆待彼
之勞以我之銳乘彼之情有所不舉舉必克矣故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此之謂也嗟夫戰國之際何為
將者之衆而良將之寡耶禍亂相糾如絲之棼一國
之內四郊多壘一歲之內四特興師盟壘未乾戎師
已駕獻捷未至告急已聞勝不成勝敗不成敗徒使

人民肝腦塗地言之可為流涕其忍為之乎當是之
時未有如牧守邊之略也是所謂不戰而屈人役不
再籍者也是可為法於天下後世者也觀其居鴈門
也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寇至即入收保有
敢言捕虜者斬之以此人無死亡邊得田畜進不求
功故衆以為怯而不爭也退不避罪故主以為誦而
不辨也久而復用悉遵故約因士奮勵填然鼓之大
破匈奴十餘萬騎自是而後虜不敢犯北邊無事始
且十年嗚呼如牧良將矣是豈貪小功而邀近效者
乎傳曰安邊境在良將安得分聞者人人如牧之為

將而使之脩夷狄哉漢孝文所以拊髀而嘆息也

秦

白起協心足以濟事

起與趙戰長平坑其降卒四十萬所餘小者二百二十人耳嗚呼不仁哉區區杜郵之死糜爛而殖醢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快斯人之憤乎古今皆言其非學者所不必論也然起之死竊有懷焉蓋起之為將天下後世則為不仁在秦當時言之則為有功其所以死則應侯懼其功高軋已而擠之使然也方起之勝於長平也威震諸侯韓魏大恐因蘇代以傳幣其

言說應侯以罷其兵遂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之間機會已失豈可復得故秦欲再舉而起難之蓋知其舉之必敗也昭王強之而不應命遷之而有餘言卒罹賜劍之禍惟其惡稔罪盈天假手於人誅之然應侯謀國如此真傾險之人哉否則秦之稱帝而制六合不待呂政而在斯時矣為秦言之應侯得無罪乎專以谷起過矣大抵戰國之際智詐為有餘仁義則不足無推賢遜能之心無同寅協恭之行怙寵以相傾如公孫之於吳起郭開之於李牧皆以勢利之故忌嫌而讒讚之二子之身且不能保何暇克敵制勝

哉西漢之初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陸賈進說曰將相和調則士樂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歡周勃卒滅諸呂故知將相不和鮮克有終將相交惡罔不及亂然相在內情親而難間將在外情疎而易乘嫌隙一開而將先受禍決矣善為將者必思有以得乎君得乎相內外協心然後可以安意肆志而從事於敵國起蓋未知此也雖其死固宜而所以致死者安得不為之嘆息乎

王翦君臣以智術相疑

翦為秦攻趙攻燕皆定其地其料伐荆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哉然其伐荆也請羨田宅園地甚衆既至閔使使還請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忌而不信人今空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願令坐而疑我矣讀史至此未嘗不失咲恠其當時君臣所為如此一卿之間猶其信義匹夫之交猶重然諾况君臣乎以身言之君猶腹心也臣猶手足也以家譬之君猶父也臣猶子也使之以禮事之以忠結之以恩交之以信尚恐不至安有相為欺詐而可長久者乎唐

虞三代之君臣一德一心歡然相得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著於書下以成其政歸美以報其上詠於詩聚
精會神不膠膝而固猜忌之事未之間也春秋戰國
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
權勢相軋君得聞則逐其臣無問罪之輕重也臣得
間則背其君無問禮之是非也機巧萌生禍亂橫作
朝位將相暮為囚奴朝君廟廊暮就斧鑕頭顱不能
自保家室莫知所托紛糾擾攘大亂數百年至秦極
矣始皇與翦烏知為君為臣之道也西漢之初流風
未泯韓信始平齊地自請為假王是臣欺其君也天

下既定高祖偽遊雲夢而縛之是君欺其臣也君臣
媿相欺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武中興推赤心置人
腹保全功臣善終如始賈復擊賊被創甚帝聞其妻
有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馮異在長安人有言其專制關中號咸陽
王者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
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以故二十八將
率皆感激奮勵同寅協恭於是慶流後昆名垂後世
可謂千載一時明良之會矣至若漢先生之於諸葛
委國托孤情親意厚亮亦執節一心圖報所遇嘗表

後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矣孫權之於周瑜違
衆議而用謀以破曹公瑜亦忠於新事爲之效死嘗
謂蔣幹曰丈夫遇知己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
親言聽許從禍福共之此二子雖霸國之佐功業成
於不遠然其君臣相與之誠亦可以無愧於古人也
比方諸翦豈不相萬萬耶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然則如之何
至誠相與而已矣夫誠感於天地通於神明况於人
乎况於君臣之間乎

符鑑論斷卷第一

符鑑論斷卷第二

西漢

張良有道之臣進退盡善

有道之士視富貴如浮雲以功名爲外物其進而撫
世將以行吾道也事已則卷而懷之退藏於密侯封
相印衮衣爵食於我何加焉推此道也以之處已則
廉而不貪以之爲人則和而不爭以之爲事君則忠而
順以之立事則恭而安其身泰而自得其心寬而有
容不忘不尤無怨無惡禍患危辱果何從而來哉子
房蓋知此矣始其少時英勇欲報主讐要結俠客擊

始皇於博浪沙中是與荆^奇相聶政不異初未嘗有長
謀遠慮可為世用也邂逅黃石公授書以矯揉其劉
強之性而戢伏其忿怒之氣由是智高而識明亦全
而德備發焉成就如此非知道者詎能如此哉方漢
楚龍爭虎鬪之際事機間不容髮成則為帝為王敗
則為虜為寇而良運籌帷幄之中從容坐制其變神
出鬼沒人莫能窺劉氏勃興繫良是賴顧當時從事
征伐出力行陣者徃徃皆市井販繒屠狗之流天下
既定籍衆爭功至於偶語謀叛或遂援劍擊柱而良
獨辭三萬戶之齊曰臣願封留侯足矣彼其視爭功

者為何如耶誰陰嘗過樊噲噲跪拜迎送言則稱臣
信出門笑曰生廼與噲等為伍而良以帝者師後為
太子太傅晏然位於叔孫通之下不聞有憤懣不平
之語彼其視淮陰輩為何如邪夫西漢名臣多矣未
有如良之懿也世或比之范蠡謂其從赤松子遊與
扁舟五湖之事相若是殆不然方蠡之去也遺書大
夫種以越王長頸馬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韓
愈著論深譏刺之而良自持知足之戒初無一言及
君之短進退盡善莫得而議其賢於蠡益又遠矣嗚
呼近古之將其惟子房為不可及歟

韓信避其強而求其弊

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強弱強則避之所以挫其銳也弱則取之所以乘其弊也挫其銳而乘其弊然後可以收其全勝之功小而用於一陣大而用於天下莫不盡然春秋之時隨季良謀禦楚師謂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師衆乃獲矣此一陣之強弱也王朴為周世宗畫平邊之策以吳為脆弱易圖以并為必死之寇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先吳而後并此天下之強弱也然從其強而攻之則誰非勅敵乎干將鑊錐天下之利器也肉

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至於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此何故所施之異也善操利器者每試牛馬盤匝而不擊柱與石故能全干將鎮錐之鋒知此者可以議兵矣方信之登壇受鉞而東所與為敵者項羽也然信略定三秦遂分兵北渡取魏取代取趙取燕取齊而有之未嘗親與楚戰迨夫楚之兵益困楚之衆益寡楚之地益削楚之糧益乏於是乃會垓下從容與之制其死命自古用兵全勝未有如信者借使出關之初首趨魏宛棄滎陽成舉之地以漢散卒當楚銳師則或勝或

負未可知也惟能避其強而乘其弊此其所以坐取
全勝之功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
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為將者其亦
審此理而善計之哉嗚呼以弱敵強如周瑜之於曹
操謝玄之於苻堅是皆迫於不得已而闔非兵家之
常法也

韓信

信遭長樂之禍古今共為嘆息嘗讀其傳而竊疑焉
謂信不知耶則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幾於勇而能怯
者矣至於怏怏怨望羞與增伍其智安在哉謂信不

忠耶則推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幾於能
忠君者矣至於握手陳豨圖為內應其忠安在哉蓋
信之智而忠非能臣也古之賢臣君子見微而知著
察隱而知顯審盈虛消息之運明吉凶禍福之機防
事於未萌避難於無形夫是之謂上智張子房得之
矣致一而不一推誠而不欺夷險不易其操生死不
虧其守授以任而不辭奪之權而不吝夫是之謂純
忠郭子儀得之矣比此二者信無有焉方其破齊自
請為假王及會固陵負約而邀地君臣之間初無赤
心以相與者天下既定南面稱孤國大兵強其勢足

以為亂高祖雖日豁達大度肯遂愆然置而不問乎
故告變之書上而雲慶之計舉矣信於此時果能責
躬引咎閉門謝事遭連變處順自放優游恬淡之域使
曲在人直在己猶可全晚節而保始終也愈名如此
孰能掩之乃於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隙卒及於禍
咸自取之其知與忠皆不足論也議者多咎高祖不
能保全忠臣誠若有負於信然信譬則虎也人不刺
虎虎必傷人決無兩利俱人之理嗚呼為轉者慎毋使
其君畏之如虎哉

樊噲其勇以義

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以匹夫而抗萬乘以一身
而陵三軍儘惟力有所恃哉必其氣有所激也蓋氣
有所激則此直而彼曲視衆如視寡視強如視弱衣
冕吾不知其為貴金珠吾不知其為富斧鉞吾不知
其為威鼎鑊吾不知其為刑生吾不知其為樂死吾
不知其為苦虎豹可搏也蛟龍可斬也浩然之氣孰
能禦之吾之烈士可以禦一旦之命垂千載之名者
其以此也昔秦以兵雄天下六國君臣俛首奉之莫
敢喘息蘭相如奉璧往使復能全璧未歸其後渑池
之會效主辱臣死之節拜以秦王強之擊擊在方其怒

髮上衝張目瞑視之時其氣充塞宇宙豈知秦之強
趙之弱哉遂使國重九鼎名高^秦臺山可謂勇也矣項
羽入關之初其勢暴戾於秦沛公往會鴻門其事危
蹙於趙范增舉玦而謀已成項莊拔劍而禍將及咳
唾之間有存有亡欲釋紛則無所措其鋒欲排難則
無所施其計時雖留侯在坐亦將如之何惟^繪奮不
顧身持肴以入立於帷下不震不悚飲^釀酒食^既肩
自謂死且不顧^危酒安足辭因以大義責楚推其鋒
刃折其關鍵使高祖脫於再生之網雲蒸雷動而龍
翔雖曰漢祚方啓神明扶持然所以解紛救難非斯

人孰能為之論噲之勇力固不下於相如而較其成
效則過相如遠矣雖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而氣
激又必以義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世之固有因
杯酒之狂爭睚眦之怨白晝持刃殺人無毫髮顧吝
至於臨大利害乃觀望蓄縮而不敢發者何哉蓋徒
知負氣而不知義之所在故耳惟夫抱忠守節見義
必為身殉國家之急功立而名從之此所以為烈士
也夫戰國之勇者多矣獨稱蘭相如西漢之勇者多
矣而獨稱樊噲二子之勇迄今千有餘載而姓名隱
然在人牙頰三尺童子皆能誦之非以其勇於義故

歟豈可與孟賁夏育同日而語也

周亞夫失君臣之禮

擊聽曲拳人臣之禮也惟挾震主之威懷無君之心乃不用禮焉夫禮之用多矣而莫嚴於君臣之禮其在朝廷便便言唯謹耳君在蹶踏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蓋其恭如此自三公九卿至於一介之士罔不用此禮也嗟夫霍氏之禍萌於驕乘亞夫之患起於賜食二臣之功豈不出魏巍盛哉其失於無禮而不遜慢易踞肆以犯人主之所難堪遂至破家而滅身故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之謂也觀亞夫初營細柳屈天子之尊伸將軍之威後擊吳楚守便宜不奉詔委梁于吳以收全勝可謂為將善用兵矣然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欲以行陣之儀而行廟堂之上可乎且亞夫強鬪劉狠昧於事變以謂人臣專欲自用常可如營細柳擊吳楚時也故議徐盧之封則執一而固守因謝病罷相然猶未害也其後賜食樂中以無切肉不置箸心不能平見於容色而君臣之禮失矣其與霍光驃乘宣帝內憚之事豈相遠哉景帝曰此鞮鞢非少主臣也幸詣廷尉不食而死雖漢法過嚴急於繩下特有

不幸及於大故者然而事君無禮而自貽伊戚歟嗚呼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雖至貴不得以驕其父臣雖有功不得傲其君天下通義也亞夫未之思焉惜哉

衛青畏謹而能全其功名

青為漢將擊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七出單于遠走漠南無警王廷策勲賜爵號大將軍可謂盛矣然治兵方畧不見於傳出奇決策後世無聞豈非棄中國之強威故易於行師憑大漢之威德故果於勝敵歟自古時有遇不遇事有幸不幸多此類也雖然青

能以處富貴以功名終始則有君子之道者三焉其待人也恕其好賢也誠其臨事又謹是皆可稱可法者也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李敢無故擊青青諱臣之不其待人之恕如此汲黯與青抗禮而青賢之遇黯加於平日數請問以朝廷所疑其好賢之誠如此蘇建失軍不即誅欲以風人臣不敢專權其臨事之謹如此夫以武帝天資嚴峻用法刻深丞相如李蔡莊青翟公孫賀劉屈釐之屬皆以罪誅親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徒亦多不免雖以皇后太子之親往往莫克自保懿言一入戮辱

相尋覓青龍極位隆猜間易行無是三者安能全於
此時哉噫論青之才止於中人使其與韓彭較智量
力不可同年而語然韓彭以驕矜而無青以畏謹而
全至於言將必稱衛霍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君
子於此當知去取矣

霍去病兵法不可不學

去病之為將也六出匈奴所向輒克涉狐奴過焉足破
祁連通四國飲馬瀚海封狼居山前後斬首虜動以
千萬計誅降其酋領名王相國將軍萬戶都尉數千
百人師出初滅什七中滅什三卒滅什二可謂善制勝矣

然史止稱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所將常選軍亦有天
幸而已豈其成功為偶然邪量才程能蓋亦衛青之
比也武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如何耳
不必學古兵法其言如此嗚呼使去病之言然孫吳
之書宜投諸火何乃世傳而代習邪用兵之法其來
已尚矣周官大司馬春振旅夏茆舍秋治兵冬大閱
故辨鼓鐸鐸鐃之音用坐作進退之節未嘗無法也
穰苴述之盛行於世孫吳獨得其要遂以名教猶孔
子六藝之文學者所折衷也方畧如何之對為去病
一時言之則可天下後世言之不幾使人面墻而冥

行歟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事其在塞外卒乏糧食不能自振而乃尚穿域蹋鞠軍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非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視士如嬰兒親卒如愛子其有成功蓋天幸云雖然兵法不可不學也學兵法而不達其用亦不可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譬如兵法也巧譬則兵法之用也趙括讀著書傳取敗長平是猶良工之子守父規矩而未得其巧也兵法何罪焉若乃法病則捐棄規矩而任其自為亦已過矣噫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謹也使後世庸將不知

古今勇而無謀愚而好自用者徃徃以去病之言藉口監諸賢人豈不陋哉

李廣用兵失紀律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捨此雖太公莫之能行矣廣之才氣世號無雙居邊郡者積四十年結髮與匈奴大小七戰然所向輒北無無尺寸之功

可錄卒以失軍自刎而死古今惜之嘗求其故蓋由
兵無紀律而然也先儒以為部伍行陣營屯頓舍與
夫晝夜之謹嚴符籍之管攝皆謂之紀律雖百夫之
卒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其言信矣
廣之為將乃一切弛畧不用使人人得以自便雖簡
易不苛細士樂為之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此所以
十出而九敗而終及其身歟不然以廣之能當與衛
霍同功而並賞何至是哉然廣之治軍失於簡程不
識之治軍失於繁簡則士卒慢易而不戒倉卒無以
應敵繁則士卒勞擾而不堪命敵未至而自疲擇其

中制而行之斯為善焉必不得已而取其一寧效程
不識而廣非所宜法也

李陵一舉失當身名俱廢

為將之道貴夫重敵而輕死何謂重敵知彼知己慮
善以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少則能退之不若則能
避之是也何謂輕死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受命之日
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授桴鼓之急則忘其
身是也善將者知此故百戰而百勝事有出於意外
則身雖殞而名不泯李陵反是輕敵而寡謀所以敗
也重死而偷生所以降也夫寡不可敵衆天下之常

理今夫有人於此力若烏獲捷若慶忌勇若孟賁然使之匹馬隻輪旁無副後無援奮然驅馳於敵場殆不可催鋒陷敵少焉氣衰力憊則血肉於衆人之手決矣是何邪蓋一夫非三軍之敵也故匈奴當武帝之時承冒頓之後控弦百萬抗衡上國長卒冠軍每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或至十萬騎有李廣李息蘇建趙信公孫敖之徒相為犄角僅能克之方陵之召見武臺自陳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無所事騎因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八萬騎接且戰且引日數

十合衆寡之敵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不敗哉此其輕敵之過也古語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人各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在審所處而已豫讓死於智伯王蠋死於齊紀信死於漢周處死於晉張巡死於唐王彥章死於梁雖事功不訖而志節不屈可謂知所處矣陵為漢將有祖風烈兵敗而死孰以為非乃偷生而降北面者虜遂使戮及宗親禍貽朋友下墮家聲上辱國命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此其重死之過也噫論陵之才與其平生殆非碌碌者始嘗將八百騎過居延視地形又嘗將五

百騎至藍水迎貳師司馬遷稱其事親孝與士卒信
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素所蓄積有國士之風
則其為人可知矣一舉失當身名俱廢惜哉然則重
敵而輕死其為將之大要歟陵蓋失之也

趙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

漢自武帝征伐西夷之後威聲振乎絕域迨至孝宣
厲精為治吏士日益選練最爾先零之叛命不啻手
足之疥癬速攻而亟滅之固無甚難者而充國以老
臣任邊事經營圖回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畫
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御縻以歲月初皆疑其迂緩

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羸我自破古今賢之此
何理邪蓋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嘗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圖事
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為先惟全國全軍是務
此智將也躍馬撫劍窮討力鬪貪前利而不恤後害
急近效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
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
勃興於草野閭巷之間再鼓於奔北敗劬之後乘亡
而復存轉禍以為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搏執
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

常勝之兵可為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
矣故每先計而後戰嘗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
足貪又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
計為本故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
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數四其
言深切皆可為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己不計成敗殘
民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雖然自古創業
之君應天順人投隙而奮尺地一民皆非已有往往
驅策英雄糾集智勇戮力疾戰以求常勝蓋其起於

匹夫乘時而圖非所望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勢
不得不爾至於天下已定繼世之生上承宗廟之重
內撫士民之衆而欲命將出師從事夷狄勝之未有
得福敗則或為禍階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
可以輕然則充國用常勝之兵破先零真得中國禦
夷狄之術此所以稱 漢中興名將而此田足食歷
代以為備邊之良策身

馮奉世乘便以立奇功

僥倖以成功詭譎以取名君子所不貴也違命以生
事矯制以選師王者所不與也此經常之論一定之

法耳然固有美備非常之士忘身徇國因利無便消
患於未然制勝於萬坐人君於此固當權其輕重審
其所宜處之又安可規規然責以微文牽於流俗使
之鬱抑頓挫而不得聘邪方莎車之叛漢也鄯善以
西皆絕不通奉世以節告諭諸國發兵拔其城而誅
其王可謂希代之奇功矣廷臣皆曰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
膺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為不可帝用其議而止嗚
呼若望之可謂守經常之論執一定之法而未可與
權者歟夫莎車皆叛形勢已成借使稽誅禍可勝言

命將出師未必能克就使必克所失已多奉世忠義
奮發見危授命不費斗糧不過一錢而有勝敵安邊
之效引利償害則害一而利百以功補過則過少而
功多列爵分土豈僭賞也雖然忠臣有心於徇國無
心於立功志士有心於立功無心於邀利觀奉世初
與嚴昌計以為不繫莎車其勢必危西域則是有心
於徇國也非有心於立功而邀利者也人有心於徇
國功或不成尚若可賞况於成功如此而賞不加焉
是將何以使人其後陳湯誅郅支單于是亦出疆稽詔
之舉然郅之遠窺於康居不能除邊境之患較之莎

車難以同日而語湯尚賜爵關內侯而奉世為水衡
都尉二子雖皆用於吏議賞不當功而所以被賞又
有輕重之差讀史日至此未嘗不為湯嘆息而為奉世
憤惋也嗟夫亦有由矣豈非不遇時而致然歟唐武
后苦熱啜寇侵之害有詔誅者能對之積數十年終莫
能致明皇嗣位郝靈佺始得其守以獻而宋廣平憲
天子馳騁武功將佐萌芽邊釁痛抑其賞踰年始受
郎將靈佺夫望慟哭而死使當宣元戢兵之日故蕭
望之輩得持所見以阻格之時則然矣噫一盛一衰
大武經綸古今天下未嘗無事亦未嘗終亂也時焉

而已矣既感二子立功不遇其時又感世人當可為
之時而不能有所為者傳曰辰乎辰乎曷來之遲而
去之速有志於功名者勉之哉

陳湯習知兵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
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議之事何由濟此言雖鄙而切於理今天兵家
之用情狀萬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
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古者創業中興之君
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臣宿將相與圖國漸廟堂波於

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也故謀必中
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
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徃徃耳
未嘗聞金鼓日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
之邊陲卒有警急而資其發蹤指示是猶訪織於奴
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所措哉漢元成間兵
久不用西域都護改會宗為烏孫所圍驃騎上書願
發救兵丞相王商大將軍鳳集百僚議數日不決上
召湯而問之湯為言胡人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三河
當漢之二今圍會宗者人少不足憂且料烏孫瓦合
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當解已而果然無一不效
夫湯之識慮非盡出漢庭公卿之右也徒以數使外
國習知兵事觀往察來故能然耳諺曰智如禹湯不
如更嘗傳曰百聞不如一見其謂是乎然則當夷狄
外侮之時在廷百執事之列其亦宜擇如湯者而置
之侍衛以為緩急之用哉此武后所以擢唐休璟而
稱其練知邊事也

道藏經卷之四

三

林其味 亦深難 為

入世難 亦深難 亦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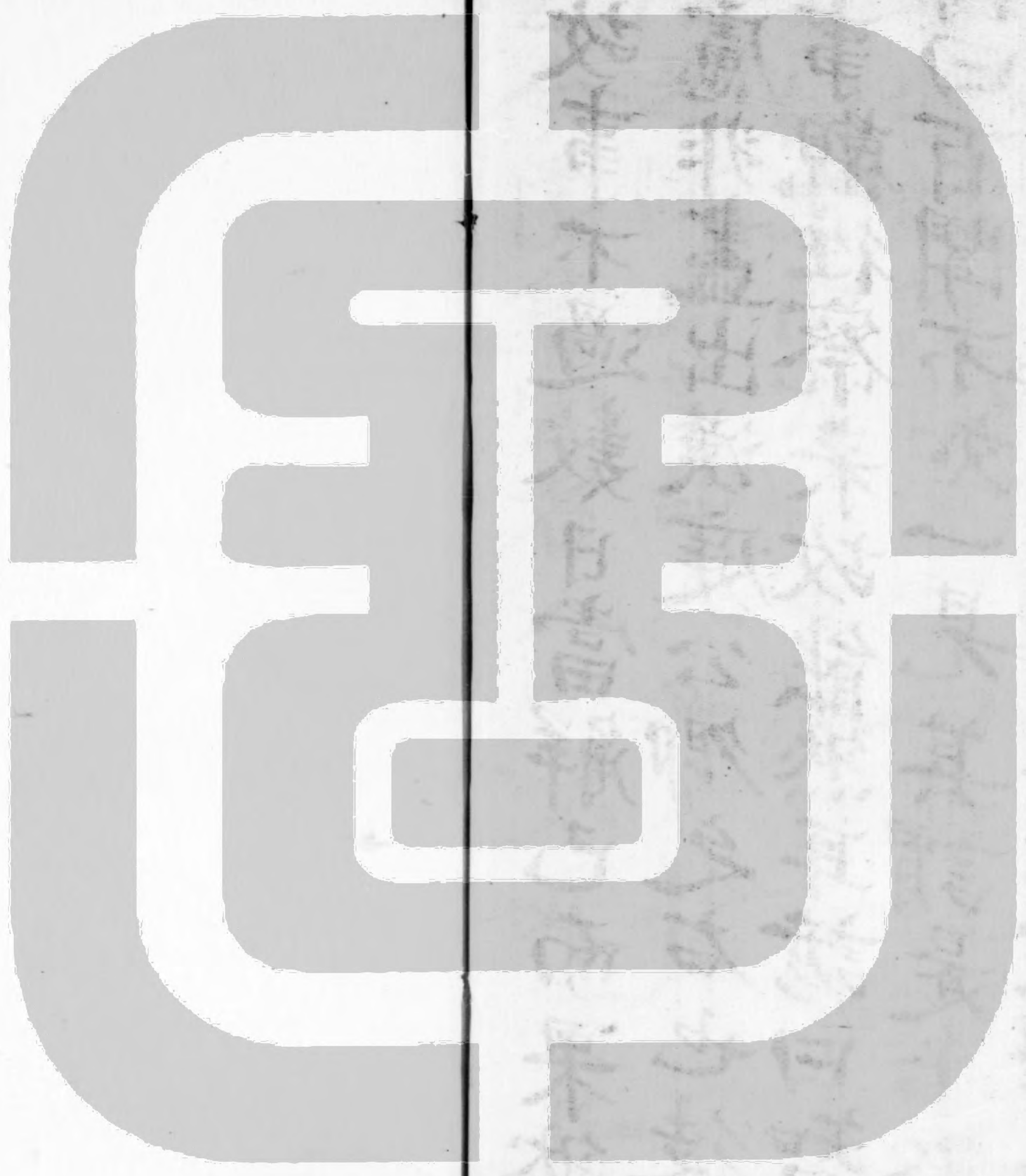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亦深難

